

匈奴最后一个 风水师



XIONG NU
ZU HOU YI GE FEI NG SHI SHI

陈嘉嵘 著

南有大汉，北有强胡。
胡者，天之骄子也。
不为小礼以自烦。



文匯出版社

匈奴風水師

匈奴風水師

陈喜森
XIONGNI
ZHONGYUEFENGSHUI
SHI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匈奴最后一个风水师 / 陈嘉嵘著. — 上海 : 文汇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496-0119-6

I. ①匈…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97222号

匈奴最后一个风水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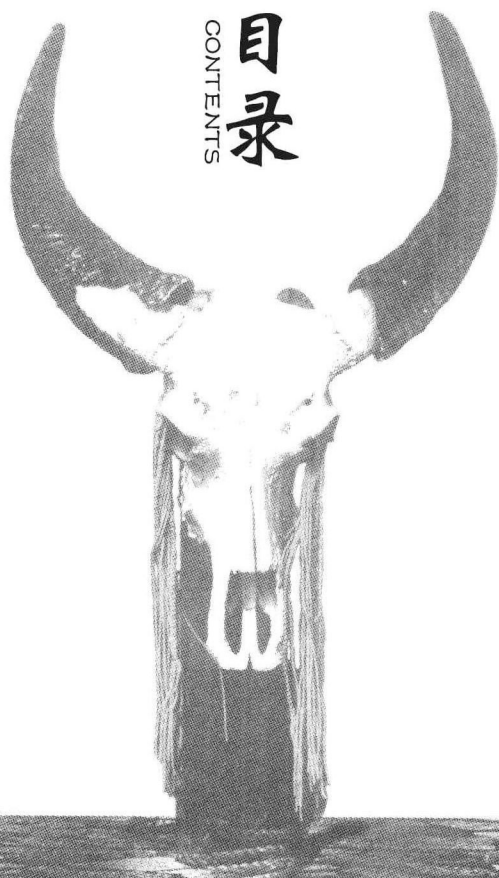
作 者 / 陈嘉嵘
责任编辑 / 若 晨
特约编辑 / 敦 伦 庆 宇
封面装帧 / 姚姚工作室
出版发行 /  文 汇 出 版 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 政 编 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2年9月第1版
印 次 /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710 × 1000 1/16
字 数 / 245千字
印 张 / 20

ISBN 978-7-5496-0119-6
定 价 : 32.80元

001	引子
003	第一章 狼咒
011	第二章 盗墓世家
022	第三章 一丘之貉
032	第四章 北斗七星阵
041	第五章 千年肉芝
053	第六章 白石山
065	第七章 谁的王陵
076	第八章 苍狼白鹿
087	第九章 罕拉尔旗
099	第十章 契丹古墓
111	第十一章 三界冢
125	第十二章 突变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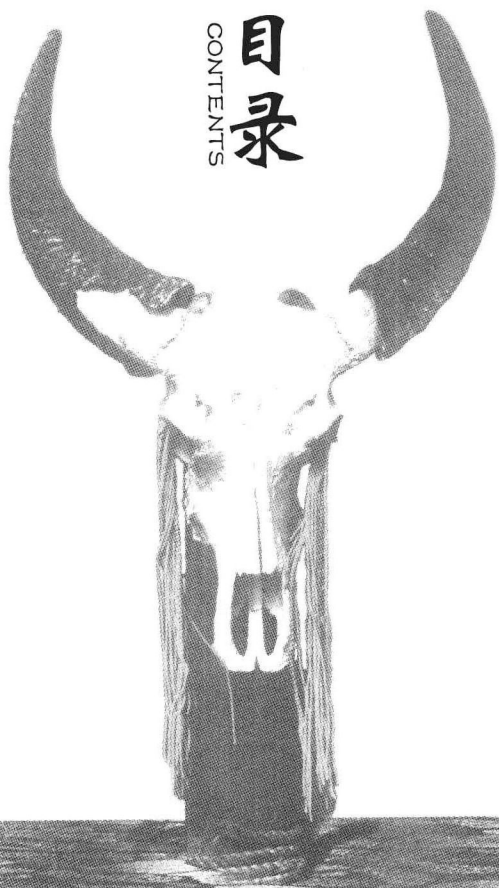
CONTENTS



140	第十三章 暗河
155	第十四章 死里逃生
169	第十五章 恐怖推理
185	第十六章 重返大漠
199	第十七章 天外来客
216	第十八章 金微山
231	第十九章 九天龙屯地
248	第二十章 乌里拉
264	第二十一章 往事
282	第二十二章 天罗四煞
298	第二十三章 一了百了
315	尾声

目录

CONTENTS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相传这首民歌出自我国古代一个神秘民族——匈奴。关于这个民族，历史学家至今仍在感叹，因为它留下的谜团实在太多了，可以说，对它的了解远远大于不了解……

公元前三世纪，也就是战国中后期，漠北广袤的草原上突然出现一族人马，谁也说不清他们的来历，仿佛一夜之间从天而降。他们身披兽皮，手执弯刀，犹如铺天盖地而来的蝗虫，骑兵所到之处，妇女、牲畜、粮食皆被洗劫一空。从那时起，匈奴——一个令人闻风色变的名字，对中原各朝的袭扰达数百年之久，期间催生出多少抗虏名将，多少悲壮诗词？

到了公元四十八年，东汉初期，匈奴分裂成南北两部，南匈奴臣服中原，而北匈奴则退至阴山脚，从此一蹶不振，再无南侵之力。大约五十年后，汉军在金微山一带将其歼灭。

关于北匈奴的结局，史书上记载只有短短几句——“永元三年（即公元九十一年），汉将耿种兵出鸡鹿塞，合鲜卑（族）夜袭匈奴，北单于率残兵数百骑仓促西逃，不知所踪……”

现代历史学家对北单于的下落有着不同的推测，一说是逃进蒙古大草原，两百年后横扫欧洲、被西方称为“上帝之鞭”的匈人就是其后裔。另一派的学者则认为，北单于投朝鲜卑，同其族人一并被鲜卑族吸收同化了，依据就是《后汉书》中的一句——“北匈奴余种尚存数千落，皆自号鲜卑。”

第一章·狼咒

从我懂事起，父亲就反复给我讲北匈奴这段历史。后来我才知道，当年夜袭匈奴，把北单于逼上绝路的汉将耿夔，正是我们耿家的先祖。

然而自耿夔起，他的后人开始遗传一种离奇的怪病，经历了两千年的繁衍生息，一直延续到现代。据耿家祖辈口口相传的说法，这一切是因为当年那场战争，耿夔被北匈奴萨满巫师下了“狼咒”……

关于匈奴萨满的巫术，无论正史还是轶闻都鲜有记载，不过从一件事例中，我们还是能看出它的歹毒——汉朝名将霍去病在战场上屡破匈奴，单于对他恨之入骨，无奈之下想到了巫术。在漠北之战中，匈奴萨满将蛊毒散在汉军水源里，霍去病不幸中招，几个月后痛苦死去，时年仅二十四岁。

我先祖耿夔中了“狼咒”之后，就卸甲回到陕西老家。某天深夜，他突然跳下床榻，爬到屋顶上，跪趴在瓦砾中对着圆月不停嚎叫，直到气绝为止……耿家上下不敢对外声张，谎称是病卒掩盖了事。然而谁能想到，这只

是整个家族受诅咒的开始。

从那以后，耿家后人一个个都染上同样的怪病。这种病只在月圆那天——农历十五才发作，过后又不治自愈，反反复复的让人生不如死。我曾亲眼目睹过父亲发病时的恐怖情形——先是行为异常地做出狼一样的爬行动作。接着，整个人变得极为敏感，惧怕声音、亮光之类的刺激，随后开始神志不清，满屋子上蹿下跳，碰到东西就咬住不放……好不容易熬到天黑，谁知月亮一出，他竟然又跳上窗沿，满嘴涎沫地向着圆月拼命哀嚎，重复着祖先临死前的一幕……

两千年来，祖辈们不断寻医问药、请神求巫，都没能除掉这“狼咒”，但总结出一些规律——家族中只有男性才会受遗传，且在没失去童贞之前不会发作。一旦经历过男女之事后，就开始了每个月一次的怪病折磨，直到三十五岁，才在极度痛苦中死去。因此，我们耿家有了这么一条不成文的祖训——要么早早结婚，尽快把子女养大；要么终身不娶。

因为这种怪病发作起来鸡飞狗跳的，想掩藏根本不可能，搞得神憎鬼厌，邻里间个个唯恐避而不及，更别说有哪家姑娘愿意下嫁了。所以，耿家每过几代就要举家迁徙，尽量找偏僻的山村生根落脚。可能是考虑到“狼咒”来自北方，耿家从陕西一路向北，几经辗转，最终定居在我现在住的地方——内蒙中部，包头附近一个叫大坝沟的小山村。

说来也怪，家族虽然受到诅咒，可始终血脉不断，盛出男丁，拿我爷爷这代人来说，就有兄弟六人，儿侄十几。其实细细想来，或许这也是“狼咒”的一部分——让耿家多些人受折磨。

爷爷的兄弟中，我只见过老么六爷，他自小潜心学道，不近女色，因此躲过三十五岁必死之劫。我的记忆中，他是个很孤僻、不苟言笑的人，常年在外“云游”，偶尔回到家里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后来听父亲讲，其实六爷跟爷爷一样，也是个有抱负的人，兄弟俩不甘认命，一直结伴在外闯荡，从深山老林到戈壁大漠，立志要找到破解“狼咒”的办法。

父亲十七岁那年，一直跟爷爷在外闯荡的六爷突然回到大坝沟，他带来一个噩耗——我爷他没能逃过三十五岁大限，客死在一个叫乌里拉的地方。之后几年，六爷一直留在村里，他清楚，几兄弟的年龄相差不多，将会陆续发作死亡，他要主持打理后事。

那段时间家族丧事连连，为了冲晦气，六爷帮我父亲说了一门亲事。女方是北京知青，也看上父亲的文质，更难得的是，她对耿家受诅咒一事毫不畏惧。双方一拍即合，草草完婚，之后就有了我。而六爷在料理完所有事情后，又开始时不时外出，继续他的寻找之旅……

每当想起这段往事，我就心有余悸。好在那时有了“安眠药”，每到农历十五父亲便吃上几颗，再把自己紧紧绑在床上，让母亲少些惊吓，邻里也少受些影响。

父亲成家后，开始研究爷爷遗留下来的书籍资料，母亲则操劳家务，生活方面倒是无忧，因为有六爷暗中接济。

记得六爷每次回来大多在半夜，先是有节奏的敲窗，再压低嗓门来一句“我是六叔”，之后就悄然无声了。父亲随即穿好衣服，跟母亲打个招呼后溜出门外，直到天蒙蒙亮时，才揣着一小包东西回来，然后关紧门窗，神秘兮兮地爬上炕头，把东西一股脑倒在被窝里，跟母亲一件一件地慢慢整理……

其实那无非是些旧书、现金、粮票之类的东西，偶尔会有一两件破旧的金银首饰，这时父亲总会帮母亲佩戴，而母亲每次都嘟笑着说：“死人陪葬的东西，我才不要呢！”

现在看来，六爷在外面苦寻破除“狼咒”方法的同时，也干些挖坟盗墓之类的勾当，可能连我爷爷，甚至历代先祖也是如此，而这些，我父母亲肯定早就心中有数。

后来外公思女心切，从北京赶到大坝沟，几番怂恿，最终把母亲劝回北京，父亲也跟随而去，在外公所在的院所当临时工。然而整天面对无聊的抄

抄写写，父亲壮志难酬，慨叹何日才能破解狼咒。就在他心灰意冷的时候，外公透露的一个消息改变了一切。

或许是冥冥中早有安排，那年院所筹办“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室”，这正合父亲所擅长，他央求外公帮忙推荐。因为对北方游牧民族特别了解，加上人才稀缺，几经考核，最终被破例吸收为科员。

有了合适的工作，父亲干劲十足，成绩斐然。后因科室整合，他转调古文化研究院考古所，从此开始了风餐露宿的考古研究工作。

虽然父亲功成名就，但母亲带着我又回到大坝沟，原因很简单，也很让人心碎——父亲快到三十五岁了，那将是“狼咒”的大限。她一直在等待，在期盼，希望某天六爷能带着解咒的好消息回来。可惜天不遂人愿，该发生的悲剧还是发生了……

那年我十三岁，当天正值中秋，母亲从一大早就坐立不安，午后，她提着一篮子水果，说是上山拜佛，祈求父亲在外平安。

到了傍晚时分，只听院子的木门“啪啦”一响，紧接着，有个衣衫褴褛的身影冲进屋来，走路动作相当诡异，像是弯着腰在跳。没等我看清，那人已经奔向炕头，哆嗦着拉出藏在衣柜里的小木箱，把里面的书籍、笔记本一股脑倒在炕上，一边埋头翻抄，一边急促地喊：“天桦，快！快把灯打开……”

“爸，你回来了！”我开灯后，手足无措地站在他身后。

这时父亲已是浑身颤抖，脚也不能伸直了，像狼那样趴在炕上，嘴里发出怪异的“呃呃”声，双手还在不停地翻书。我立刻明白，父亲是“狼咒”发作了。于是我靠过去，哭泣着说：“您快点吃药吧！”

“呃……没……没用的。”父亲勉强应了一句，埋头继续着翻抄，而且频率越来越快，到最后几乎失控，搞得纸满屋乱飞。突然，他停下动作，“呃呃”叫了几声后，硬撑着转过身来，我看到他扭曲的手里紧捏着一本书，眼神既充满痛苦又夹杂着欣喜。就在我呆若木鸡时，父亲踉踉跄跄地爬

过来，把书举到我面前，仰起头，奋力挤出一句含糊不清的话——“匈奴北单于……金棺……在这里，在乌里拉……解……解咒……”

话未说完，父亲的脸开始扭曲，眼神也变得迷离，随后疯狂地撕咬手里的书……我知道他是神志不清了，正哭着，母亲突然闪进屋里，看到眼前这一幕，她顿然明白，父亲的大限已到，没得救了，于是一言不发地抱着我，娘俩埋头痛哭。

不知过了多久，倒在地上抽搐的父亲突然爬起来，对着窗外发出尖锐的嚎叫，就这样，他在叫喊中停止了呼吸，至死仍保持着狼一样的蹲立动作……

父亲死后，外公把我们孤儿寡母接到北京，在他的撮合下，母亲很快改嫁了。我那后爸是个小干部，戴着眼镜，样子倒是斯斯文文的，可不知为什么，每次碰面总有种抽他脸的冲动，特别是当他用娘娘腔的语调说话时，真想把他舌头拉出来。总之，一直就没给他好脸色。

这一切母亲全看在眼里，她也不知所措，只好帮我外面租房子住。那四眼后爸一听，竟然跑到我外公那里去告状，而自从得知父亲是死于毒咒之后，外公对耿家就心存恨意，他总觉得，女儿是被父亲蒙骗到手的，于是把所有怨气都发泄到我身上，盛怒之下，叫嚷着断绝关系，任我自生自灭……后来他们还真的说到做到，从此不相往来。

那时四眼后爸住宣武门大街，母亲就在相隔不远的琉璃厂偷偷给我租了间平房，之后，她又四处托人找关系，最终把我安插到附近的工农中学读书，每个月还给我送来一点生活费。从那时起，我便开始独闯“江湖”了。

在当时的北京学界，工农中学被人嗤之以鼻，学风之差众所周知。其实也难怪，学校地处京南“八大胡同”腹地，学生大多来自附近的贫农人家，读书无用论几乎成为共识。于是乎打架斗殴、翻墙逃学成了学校一景。而这种环境对于有点叛逆的我来说，反而适应得很，甚至可以用如鱼得水来形容。

……

日出日落，弹指间，三年初中就这样混过去了，自认没学到什么，不过耍赖、打架的水平却大有长进，在学校附近一带还颇有“名气”。也就是那一年，我所在的琉璃厂突然热闹起来，先是一些专卖文房四宝、古董书画的老字号重操旧业，引来各路玩家淘客，刚形成一点规模，立刻有大批商家蜂拥而至，一时间车水马龙，俯首皆市，到后来，就连我租住的胡同口南柳巷也改头换面，成了一整排古玩店。

这情形，苦的是在附近租房子住的人家，眼睁睁看着租金成倍的翻。我房东是个姓乔的老头子，他却一直没提加租的事，我还以为是他清楚我的底细，不想跟一个小混混闹僵。后来才明白，原来他心里早已打好算盘。

乔老头也是开古玩店的，家里只有一个女儿，每次外出收货时，店里的生意就由她女儿一人打理。这地方龙蛇混杂，他多少有些放心不下，一直想找个“没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的伙计来撑场面。首先入他“法眼”的人就是我，打了三年交道，他看出我心不坏，人也有点脾气，机灵又敢横。于是等我一毕业，便招呼我到他的“正天斋”去，对外称是合伙的远亲，其实干的也就打杂兼保安的活。

“正天斋”在西琉璃厂，是家不起眼的古玩店，门面的破旧程度跟货柜里的古董不相上下，乔老头却引以为荣，吹嘘是什么百年老店、原汁原味，一有空闲就向我炫耀——“在琉璃厂，名号能带个‘天’字的肯定大有来头，要么是跟皇廷有牵连，要么老板是行业翘楚……”

翘楚？可我硬是没看出这老头有什么过人之处，倒是他女儿乔霓月只不过大我两三岁，却博古通今，对各种古董明器了然于胸，无论土瓷金铜，还是玉石书画，她一眼就能辨出正贗，说出来历，加上鼓舌如簧，做起生意来收放自如，着实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也就是这位乔小姐，激起我对于这行的兴趣，甚至可以说改变了我的命运。

有天下午，一个乡下老头拿来几个瓷碗，说是解放初从地主家分到的，看能不能换点钱。乔小姐漫不经心地瞄了一眼，不屑地说：“这种破玩意儿满街都是，我货仓里就有好几叠呢！不要不要。”说完，继续剪她的指甲。那老头一听，整张脸顿时像蔫掉的茄子，正低头收拾，乔小姐又开口了，语气还相当真诚——

“看你大老远的跑一趟不容易，这瓷的东西又不经折腾。算了！十块钱一个我买了。”

老头前脚刚走，乔小姐立即吩咐关门落闸，随后招来几个买家，一伙人围着瓷碗，从胎质纹饰到款识底足，一边辨识一边交头接耳，那表情就像一只只盯着肉块的狼。接着轮到乔小姐下鉴开价，于是，刚才这些破碗，在她嘴里立刻成了某个皇帝御用、官窑专制的绝品，买家们还连连点头称是，最后争得脸红耳赤。就在我目瞪口呆时，乔小姐钱已入袋，光这一进一出她就成了万元户，这钱够乔老头给我发十年工资……

原来做古董这么来钱！我不禁有些心动，可也明白，如果没有乔小姐那技术，靠瞎蒙是不行的。之后几天，我有些魂不守舍，盘算着如何向她请教。乔小姐是何等聪明，很快洞悉我的心理，她笑着说：“每件古董都有它的一段历史，因为东西是不会凭空而来的，所以说，鉴古物就是鉴历史，你必须先了解历史、读懂历史，特别是那些野闻轶事。当然了，如果要学我爹那样，到乡下做倒腾生意的话，还必须对各种奇门异术了然于胸……”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想我耿家世代为破“狼咒”四处奔波闯荡，父亲更是考古专家，他们肯定留下不少笔记资料。对！大坝沟的老家里不是有个小木箱吗！父亲生前总是把它当宝贝，那些资料可能就存放在里面，我何不回去看看，或许能派上用场。

我是个急性人，一想到老家那箱子东西就心痒难挠，只是乔老头外出收货还没回来，一时间不好意思脱身。乔小姐倒是通情达理，得知这情况，二话不说就塞给我两百块钱，交代一周后必须赶回来。

我跑回家收拾几件衣服，也顾不上找母亲打招呼，就直奔百货公司，想着村里还有不少亲戚，于是买了十几斤糖果，整整一大尼龙袋。

急忙赶到车站，刚好有一班车去包头，坐了两天顺利到达。

第二章·盗墓世家

大坝沟在包头东北，离城镇还有二十几里山路。那地方正处阴山山脉南麓，是典型的半山地半高原地貌，一眼望去，尽是连绵无际的山沟，交通极不方便，连条像样点的路都没有。

我正在发愁，却见一辆拖拉机缓缓驶来，朝着山里的方向拐去。我拼命追赶，那司机被我张牙舞爪的样子吓了一跳，问清楚情况后，扬手让我坐到后面车斗上。

就这样，我又开始晃晃悠悠的行程，就在感觉骨头快要被震散架的时候，大坝沟终于出现在眼前了。

离家几年，村里看不出有什么变化。特殊的地理环境，使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仍处在寂静、荒凉的原始状态中。

迈进村口，老远看到有群人懒散地围在树下聊天，突然，他们全都停下动作，用看毛片那样的眼神盯着我，随后又纷纷走过来，扯着山里人特有的

大嗓门打招呼。

“这不是天桦嘛！娃儿长这么高了。”

“是啊！人家在京城吃香喝辣的，你看这皮白嫩滑的。”

“这架势，敢情是做大官了。”

邻里们毫无忌讳地拿我调侃，显然还把我当成自家人，不过，吵闹声很快招来了更多的人围着我。这场面我从未经历过，突然有种衣锦还乡的感觉，这一冲动，竟把十几斤糖果分得个干干净净。

突然，围观的人群全都静下来，一个个见鬼般地往后缩，我正诧异，只觉肩膀一沉，紧接着，浑厚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天桦，你小子有出息了，回家看乡亲们来了，好！好！不忘本……”

“李大老爷！”我不知怎么应付这位声名显赫的“话痨”，小时候常听大人们说，李大老爷一天说的话比别人一年还多，现在看来，这传闻未必夸张。

“什么大老爷的，叫李爷就好。大伙瞧瞧这布料，肯定是京城里最好的‘的确良’，去年俺闺女硬是要买一件，俺说咱干农田活的，折腾个啥！呵呵！”李爷语速极快，根本不给你插嘴的机会，话题转变得也快，“你现在在哪个单位工作啊？是不是顶你爹的职位？咋说有你外公照顾，前途无量啊！……”

“李爷，您就别涮我了。”提起外公，我心里头满不是滋味，赶紧换了个话题，“对了！我六爷回来了吗？”

“没有！这老六失踪都好几年了，俺可是一直揪心这事。”李爷拉住我的手，一边走一边唠叨，“要是他在就好了，最近咱村后山出了个怪东西，挺吓人的，你六爷从小喜欢搞稀奇古怪的东西，或许能说出个寅卯来。”

“哦！什么怪东西啊？”此话一出，我立即后悔不迭，心想这下捅开李爷的话闸，耳朵有得受咯！

“就是说不上，那玩意儿死尸不像死尸，木头不像木头的，反正看着心